

▲ 吉光片羽

# 寻找熟悉的味道

□ 耿艳菊

我喜欢集市,热闹中见朴素,喧嚣中有性情,来来往往,一言一语都透着一股子亲切劲儿。

是的,就是这样的亲切,让人晕晕乎乎,宛若他乡遇故知,又似穿越老光阴,回到往日时光,把他乡认作故乡。而故乡关山万里又何妨,蓝天之下的亲切里可以让你以为从一开始你就属于这里,没有远离,没有孤独。

清晨,我刚打开门,房东阿姨清亮的声音就飞过来:“有集,赶集去吗?”我知道有集,每天都算着的,即使没什么可买,也想着去逛逛。而每次去却总是满载而归,见什么都觉得好。

我急急地响亮地欢快地答:“去啊!去啊!”

仿佛回到多年前,左邻右舍的村人互相邀约着去赶集。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乡村生活是素朴的,单调平淡。而集市汇聚了四面八方的人,有各样物品,每个赶集的日子就像开在人们心田上的一朵朵花,又鲜艳,又热闹,又欢悦,必要穿上好看的衣裳,人人脸上荡漾着笑容。

这都是少时的光景了,像一颗璀璨的珍珠镶嵌在人生的底色上,明亮着那一段老岁月。

几年后去外地读书,一心只想着要见识外面的海阔天空,赶集的事自然是寥落了。而殊不知镇上的集市也在悄悄改变着。逢年过节回去,镇上街道的两旁以往摆着各样摊子的地方,超市比赛似的立了起来,赶集是随意的,不用再掐着、算着盼日子,便利了很多。唯一的遗憾是,失却了昔日集市的味道和趣味,还有那种亲切的感觉。

后来毕业参加工作,结婚成家,及至成为一个家庭主妇后,也都是在超市和菜市场之间转悠。那种原汁原味的集市只搁浅在了回忆里,想起时总令人怀念万分。

我如今居住的地方,算是城郊了。不过依然是钢

筋水泥建筑,没有郊区的意思,没想到却在这里碰到了集市。

集市在一个大广场上,我以上班时总是要路过那里。那时候这里还只是一片空地,长着杂树荒草。后来被修建成了整洁的广场,现在竟又被合理利用了,成了热闹的集市。

集市不是每天都有的,遵循着古老的传统,每个月逢四或九的时候才会有集,风雨无阻。完全是过去集市的样子——亲切,朴素,热闹,喧嚣,喜悦,洋溢着浓浓的烟火气。

一个又一个摊位密密地排列着,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各种生活用品都汇集在其中。大家热热闹闹、熙熙攘攘地行走其中,偶一抬头,看眼前的情景,一个成语就蹦了出来——热火朝天。

这些来赶集做买卖的摊主们,尤其是卖菜的,多是郊区的农民。虽然也有生意人的精明,身上散发的气质更多的是庄稼人的憨厚和朴实。菜是自家地里种的,看上去有几分土气,却是朴朴素素的模样,让人觉得舒服。

和笑盈盈的摊主们聊天是自然而然的事,并不相识,却觉得像认识了很多年。每次去集市,买菜的时候居多,总喜欢和他们聊天。话题也是极简单的,不过是几句家常话,却让人感到愉快和轻松。

令人意外的是有一次在集市上,我竟然看到了洋姜。那是幼时常吃的一种食物,自留地里种着的,很惯常、普通。长大了之后却再也没吃过,这种食物仿佛消失了一样,村子里的人家也不再种植。

卖洋姜的是一个憨厚的大嫂,黑黑的,脸颊泛着红。我激动地向她说起我对洋姜的感情,她“嘿嘿”笑了,然后竟说了一句十分贴切的话。她说:“真好,你找到了小时候的味道啊。”

我们的人生忙来忙去,有时是在寻找一种熟悉的味道吧。

▲ 玉壶冰心

## 旧物情结

□ 枫林

前段日子搬家,新房的家具物品一色全新,旧家里的东西便全部留下打包出租。租户也有不少物品,所以我原先留下的物品在租户看来便显多余。考虑到有些物品和新房实在不搭配,妻子便说让租户看着处理吧,大老远跑过去折腾还不够油费呢。我便让租户将他认为多余的东西拍照给我,然后逐个儿给出处理意见:有的做废品卖掉,有的送给原先的邻居,一时很是热闹。

面对租户发来的很是破旧的书架的照片,我犹豫许久也给不出处理意见。长一米、宽半米、高一米半、共四层的米黄色书架,从照片上看是如此破旧,有几处的垫板边缘还翘起了角,这本应归于或送或卖的范畴。

我先把照片发给了原先的邻居,邻居表示不需要,我甚至都能感觉到他对书架的不屑。妻子认为我不可理喻——比这东西好很多的电脑桌都以十元钱的价格处理掉了。

“这个书架可是咱们添置的第一件家具。”妻子听到这句话后若有所思。当初,刚在这个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家,虽说只是两室一厅,但毕竟可以享受家的温暖。其他物品都好归置,如何放置那一大堆的书籍着实让我费了一番心思,放柜子里翻阅不便,放桌子上盛不下不说,原本就不大的空间会特别逼仄,直到我和妻子在家具市场上邂逅了这个现在看起来已显寒酸的简易书架,才解决了这个难题。清楚地记得当时开价30元,这对于每月还房贷的我俩来说,已是一项不小的开支,一番还价后,第一件家具就这样以25元的价格入手。

留下也可以,可是放在哪儿?妻子的疑问恰是我的苦恼所在,新房里定做了一整面墙壁的书橱,小书

架显然已失去使用价值,况且新房的主色调为白色,而书架的颜色和形态是如此的不协调。

搬进新房后,我们一家三口曾有约定,凡进家的东西须由家庭成员全部同意。有一次去接孩子回家的路上,我便随口向他说起了小书架的事情,上高中的孩子轻松化解了我多日的困惑,他说学校集体劳动时用自喷漆改变过课桌的颜色,效果还挺不错。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至于用途我早已想好,可以用喷漆后的小书架摆放茶具。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将小书架喷好白漆后,翘起角的几处很是难看,为此我还专门网购了一套迷你切割工具,将那几处翘起来的地方切割、打磨后涂上腻子,再次喷漆,终于和新家具融为一体了。

看我手艺还不错,妻子和孩子分别向我提出条件,妻子要我把旧家的鞋架改造一下;孩子的要求更是奇葩,他让我拿回一个破旧的木凳,说是要纪念初中时军训的日子。

看到我要取回的这两样物品,租户很是惊奇,我忙不迭地解释,他开玩笑说:“看来处理东西前发张照片很有必要,一不小心,就会让您饱受记忆断档之苦呢。”

载着旧物归来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毋庸置疑,我的家庭成员都是有旧物情结的,此情结究竟是好是坏?什么东西都舍不得,又何谈新的收获?对于生活本身而言,却又无甚不妥,偶尔一件旧物唤起曾经的记忆,雪泥鸿爪般为生活平添几分情趣,此时的旧物已远超其实用价值,会勾起难忘的回忆,恰如明月之于乡思,玫瑰之于爱情……

至于后来带回来的两件旧物,鞋架被我涂过防水漆后挂至洗手间墙壁摆放杂物,小木凳则被我改造成放置吊兰的底座儿,新旧搭配、色调和谐、相得益彰。

▲ 精品连载

## 执手歌伴行

□ 李换运

那天夜里,万籁俱寂,金家勤拿来一个大铝盆,把一封封信放进去,犹豫良久,终于点燃了。那一刻,看着一张张信纸卷曲了,烧焦了,瞬间化为灰烬,她的心像是被人撕扯着,酸疼酸疼的。火花在盆里跳跃着,泪花在她脸上闪烁着。林黛玉葬的是花,金家勤葬的是情,是她和丈夫的肺腑之言。后来,她的母亲伤感地说:“你把情书都烧了。”那是沉甸甸的情书,是热乎乎的情书,金家勤后悔终生,但已经无从挽回。

他们结婚的时候,有同事送了一本相册,结婚照和后来的很多照片放在里边。相册的扉页,是金家勤精心剪的一个“喜”字,有巴掌大小。那个“喜”字是蜜月的时候贴上去的,是人生的里程碑,是幸福的见证,能给夫妻俩带来很多美好、甜蜜的回亿,多么希望能永久地保留。可是,金家勤心里明白,类似的东西在那特殊的岁月,会被视为沾了“小资”味道,必在破除之列。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麻烦,她想撕掉那个“喜”字,可又舍不得,许久久,她捧着那个相册,反复看着,思考着,手都有些抖了,最终下定了决心,用指甲小心地揭开“喜”字的一角。可是,“喜”字贴得那么牢固,她用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撕下多少。“算了,还是留着吧!”她没有勇气,也没有耐心撕下去了,已经被撕去一点的“喜”字就侥幸保留了下来。金婚的日子,她和丈夫曾经翻看那本相册,看到那个“喜”字,心里便有说不出的快慰:“由新婚之喜到金婚之喜,还会有更多的喜在等着我们!”

在越南呆了一年的时间,姜嘉锵他们返回了祖国。

夫妻重逢,彼此才知道了对方的经历,也就更多地感受到了对方的优秀品质。从那时候起,夫妻间的敬重又多了一分。不过,趣事出现了,姜嘉锵自从去过越南战场后,就喜欢上了穿绿军装,虽然没有领章帽徽,穿上绿军装会比穿一般的衣服矜持许多。金家勤笑谈:“他一穿军装啊,就像换了个人,就不愿意跟我并排走了,也不让我挨他的胳膊了。”

而立之年的姜嘉锵,依然那么单纯,单纯得可爱!

魂牵梦萦整两年

“文革”十年,姜嘉锵和金家勤有一定的演出任务。金家勤多是随团演出,姜嘉锵被借调到中央芭蕾舞团排演样板戏《白毛女》,担任杨白劳的演唱,因此多次到国外演出,并为访华的尼克松演出《白毛女》选段。其间,姜嘉锵演唱的《我挑担茶叶上北京》《逛新城》《唱一个丰收年》等歌曲响彻祖国大地。可是,就在即将迎接文艺百花盛开的新时代时,金家勤却累倒了。

1975年春天,中央歌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东方歌舞团合并为中国歌舞团。团里成立了一个40多人组成的演出队,担任接待外宾和日常演出任务。金家勤的歌唱日臻完美,广受欢迎,是男女声对唱的主力演员,演出一场接着一场,可谓夜以继日。作为钟情于歌唱的夫妻俩,他们珍惜为工农兵演唱的每一个机会,总是互相鼓励,不断提升着演唱水平。能者多劳,自然也就十分辛苦。

有一段时间,演出任务繁重,一直得不到很好休息的金家勤体质下降,得了重感冒。可是,为了不耽误演出,她仍然跟着演出队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跑,感冒越来越重,四肢无力,身体虚弱到经常大汗淋漓。一天,演出队在北京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演出,金家勤演完一个节目,突然感到体力不支,天旋地转,昏厥过去。同事们赶紧把她送往医院,诊断为感冒病毒引起的心肌炎,接着出现了心力衰竭症状,心悸、胸闷、头晕、呼吸困难、浑身浮肿。此病在那个年代很难治愈,甚至不能治愈。姜嘉锵赶到医院的时候,几乎认不出妻子了,她已经浮肿到变形。姜嘉锵在病房门口掩面哭泣。

主治医生把姜嘉锵叫去,对他说:“你爱人的病很严重,恐怕也就三四年的生命了,好好照顾她吧。”

医生的声音很低,也很慢,但却如晴天霹雳!本不以为是大病的姜嘉锵突然木木地呆住了,接着泪流满面,好久都止不住哭泣。当他擦干眼泪,再次进入病房的时候,对病情的严重性并不知晓的金家勤却显得比较平静。那时候,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姜朋已经出生几个月了,她牵挂着两个孩子,催着姜嘉锵回家去,照顾好两个孩子。姜嘉锵告诉她,岳母和姊妹们会关照的,要她安心养病。

(12)